

飞龙

陈久德 刘振宇 著

FEI LONG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In the foreground, a man wearing a blue flat cap and dark sunglasses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Behind him, a young boy in a red jacket is peering over a ledge, looking down. The background shows a stone wall and a glimpse of a building with windows.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classic children's book cover.

飞龙

陈久德 刘振宇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十分吸引人的惊险小说。写的是我国文化瑰宝——《飞龙》邮票的丢失与寻觅。

正义凛然的波兰朋友，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在与德国鬼子的拼搏中，无偿地将《飞龙》邮票，捧还给我国正在苏军服役的战士——尤海。

尤海同志，一生中转战南北，用生命与鲜血来保卫《飞龙》邮票。他在枪林弹雨中挺进；在黄金，美元面前从不低头；在十年文革中受尽了凌辱磨难……

今天，是几位中学生与老师的配合，他们跟踪追击，再次夺回《飞龙》瑰宝。情节离奇，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飞 龙

陈久德 刘振宇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25印张 125,000字 印数：1—13,8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365.39 定价：0.95元

目 次

- 一、故事的引起在一百年前·····(1)
- 二、老集邮家的身世·····(6)
- 三、失踪与寻踪·····(21)
- 四、风筝风波·····(33)
- 五、不愉快的开端·····(44)
- 六、对抗赛·····(60)
- 七、集邮小丫三战集邮大王·····(77)
- 八、邮票展览的余波·····(105)
- 九、第一颗火星的熄灭·····(123)
- 十、新线索·····(132)
- 十一、弦外之音·····(145)
- 十二、不速之客·····(157)
- 十三、父子之隔·····(167)
- 十四、螃蟹·····(173)
- 十五、往事·····(181)
- 十六、长长的流水·····(191)
- 十七、简单的尾声·····(196)

一、故事的引起在一百年前

请小读者们注意，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现在，发生在你们生活的周围和眼前，并不是讲过去，讲比你们的祖母还要年老的故事。

但这故事的引起，却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也就是说，它发生在你们的祖父、祖母出生以前。就在那时，我们国家丢失了一件宝贝。为了寻觅它、占有它，有人悬赏高到十万美金，因此而发生了一系列血腥的争抢和暗杀。

然而直至今天，这一件宝贝还没有重新问世。

什么宝贝呢？说来你也许会惊讶——三枚小小的邮票！

你不信吗？好，让我给你讲讲这三枚邮票的来历。

自从一八四〇年五月一日，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诞生，一百多年来，全世界发行了多少万枚邮票，连最著名的集邮家也无法统计清楚。有人说，浩如烟海；有人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伴随着邮票的问世，一项有意义的活动——“集邮”也盛行起来了。是



啊，那一枚枚小巧精制的邮票，象一幅幅图画，象一张张照片，象一本本书籍，记载着世界的风云变幻，记录着历史老人的前进步伐，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的发展。有人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史，是一部科学文化史，是一部绘画史……这实在并不过分。

十九世纪末叶，也就是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中国的第一套叫做“大龙”的邮票问世了，全套三枚（壹分银[绿色]，叁分银[朱红色]，伍分银[黄色]）。然而，满清政府不仅把邮政大

权交给帝国主义，还把印刷中国邮票的权利也拱手送给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帝国主义。在一个台风出没无常的季节，一艘英国商船载着“大龙”邮票，在浩瀚的印度洋上航行。狂暴的台风袭击了商船，商船象脱缰的野马，狂奔而去，离开预定的航线，消失在茫茫无际的海洋……

第二天，伦敦的报纸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一艘英国商船被海神吞噬！于是，一条锁不住的消息也飞进北京：“英国商船上的邮票也同归于尽了！”谁都知道，没有邮票就要停邮，而停邮是多么可怕的事呀！

就在人们纷纷担忧的时候，一些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提出：中国人自己设计邮票，自己制版印刷。根据是：

“既然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可以发明印刷术；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以后，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却需要让外国人代印邮票呢？”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版印刷邮票的方案决定下来了，而且很快设计出一套题为“飞龙”的邮票。画面上是一条腾云驾雾的金龙，拔地而起，展翅飞翔。邮票构图新颖、精美、寓意深刻。这个图案谁见到谁称赞。于是，提前开印。这套邮票一共三枚：两小一大。先印小的，后印大

的。没想到英帝国主义的大使闻讯后亲自干预，要求满清政府停印“飞龙”邮票；不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满清政府负全部责任。

帝国主义的威胁讹诈，使满清政府唯命是听，竟也下令停印“飞龙”邮票。可是热爱祖国的中国工人有钢筋铁骨，他们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恐吓，继续印刷。刚将小“飞龙”邮票印了五百枚，大“飞龙”邮票印了二百枚，满清政府的邮政官员就气势汹汹来到工厂监督停印，并把版样当众销毁。版样销毁了，工人们又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同邮政工人们暗中商议：立即发行使用“飞龙”票。谁知，上午刚刚发行，下午满清政府的邮政官员就追到邮政局，下令停止出售“飞龙”票。然而，邮政大员的轿子赶不上邮政工人们的双腿。他来晚了，上午已经卖出二十枚小“飞龙”票和六枚大“飞龙”票。别看不起这二十六枚邮票。这是中国邮政工人满腔热血浇灌出的二十六朵邮花！

后来，这二十六枚“飞龙”票，成了集邮者的猎获对象。有人要花重金收购，有人扬言不择手段也要得到，有人要用洋房、珠宝、精美邮册等物交换……然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的土地以外，还没有任何人声明已经得到了完整的一套（两小一大）“飞龙”票。

但是，使国外邮票商人吃惊的事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就是有为国宝而东奔西走的志士。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到的老集邮家，就是一位为追寻国宝做了毕生努力的志士，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终于寻觅到了一套完整的“飞龙”票。为了保护它，他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建国之后平凡而普通的工作岗位，整个心灵都系在这几张象征着中华民族荣誉的邮票上了。

但是，就在他将要携带这三枚闪闪发光的国宝即将参加国际邮展的时候，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再一次失去了这三枚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邮票。

他老了，但他仍然要追踪它们！使他惊喜的是：一群同样有志气的孩子谱写了新的凯歌！

小读者们，你们愿意参加这一场追觅国宝的活动吗？我想一定是愿意的。那好，欢迎你们和这个故事的小主人公们一起，去经历一段既有趣味又丰富多彩的生活吧。

二、老集邮家的身世

在北京，有一所育翔中学，它的前身叫“长征中学”。为什么要提这个前身呢？哦，你听听就明白了。



一九八〇年的一天，有一位引人注目的老人，拄着手杖走进了育翔中学。这老人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条：一、身材特殊的高大、结实，而且穿着整洁，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二、他的胸前飘着长长的银白胡子，很有点“智慧老人”的风度。

这老人走进校长室，出示了介绍信，声明要找一位或几位符合下列条件的教师

谈一谈：一、在本校任教十七八年以上；二、能记起当时许多学生的名字、情况、下落。

校长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初二(1)班的班主任李芬芳老师符合这些条件。

尤海老人把自己的来访目的低声向校长讲了一遍之后，用疑惑的心情望着校长。

校长听了老人的来访目的，对老人说：

“您的疑惑心情我是理解的。您是担心李老师只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而不具备另一项更重要的条件……这您放心，李老师在“文革”时，遭遇和您一样：受过严重迫害。从这一点看，和您还会有共同语言的……”

“那她现在？”尤海老人还是没有解除担心，追问着，“消沉了吗？这样的人可是有的啊……”

“恰恰相反，李老师教育孩子的责任心更强了！她好象更加意识到自己任务的艰巨……”

“好！后一条，才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校长出去找李老师了。

不一会儿，李老师就被请来了。

李老师四十七、八岁，头发也有些银丝了。但她慈祥、爽朗、乐观，已抵消了渐渐袭来的苍老。

“我叫尤海，”老人说着伸出手去，“有件事要麻烦一下李老师。如果您同意，我想和您单独谈一谈。但

是，我们的谈话是绝对保密的。”

李老师说：“您的名字本身就不是保密的。谁都知道，您是我们班尤小菲的爷爷，是写《集邮六十年史录》的老集邮家。怎么，您是来了解小菲的情况？”提起小菲，李老师脑子里的问号，马上又浮现在眼前。小菲本来就是个恬静而寡言的姑娘，最近好象有什么心事，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紧闭着小嘴，眼睛死盯着一个地方，没有一点表情，有时竟然撞在了人的身上……

“不，不！与她无关。咱们要谈的内容，对她也是保密的。”尤老打断了李老师的沉思。

李老师问：“老先生，什么事这么严重？”

“尤老是著名的集邮家，此来为的是他本人的事。我这儿人来人往不方便，李老师，把尤老请到你宿舍谈一谈吧……”校长插嘴说。

“也好……”

李老师把尤海老人请到了自己宿舍。

尤海老人自我介绍说：他刚从南京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从十二岁开始集邮，到今年整整六十个年头了，共有五百本集邮册……

其实，李老师刚刚拜读了《集邮六十年史录》，对尤海这个人是很了解的。尤海的父亲是位知名人士，后来曾与毛主席同教，主讲历史。从第二十五

回：

“起风波，忆往事补叙经历；

父子俩，曾参加南昌起义。”

来看，他们父子都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起义后受通缉，全家去了日本，不久又回到上海。后来，尤海投奔在巴黎做生意的叔叔，到法国留学。他在比利时毕业，又曾到过葡萄牙……

尤海直率地告诉李老师：

“我今天来访，为的是寻找一套丢失了十四年之久的珍贵邮票。”

“这是一套什么邮票？”一直在静听着老人介绍的李老师，头一次打断了老人的话。

“我们习惯叫它“飞龙”票，因为画面上印着一尾飞腾的金龙。”

“它很珍贵吗？”

“是的，用句惯用语说，称得上‘价值连城’。”

李老师一怔，但又马上平静下来，笑着问：

“这套邮票与我们学校有关系？”

“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说来话长呀——”

尤海自少年时代起就迷上了集邮，找到祖国自行印制的第一套邮票——“飞龙”票，就是他的志向。一九四二年，他在苏联红军中服役，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民党政府驻波兰使馆工作。十几年来，为了这两

小一大的“飞龙”票，他走遍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士的几十家邮票商店，除了找到两枚小“飞龙”邮票外，连大“飞龙”邮票的影子都没见到过一次。这次来到波兰，他自然也忘不了大“飞龙”票。不过，他并不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波兰的邮票商店少得可怜；而且著名集邮家们的珍贵邮票没有一枚是从这个国家得到的。可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毫不费功夫”。这天黄昏，尤海正在华沙的一家邮票商店的楼上柜台前翻阅邮票册，一位身材矮胖，长着络腮胡子的壮年人压低声音对他说：

“你是中国人吗？”

“是的！”

“请您到后面来一下。”

尤海这才认出，他是店老板。尤海尾随着老板来到后面的房间。老板警觉地推门看了看，随手把门关死，压低嗓门说：

“我知道您曾在苏联红军中服役。”

尤海大吃一惊，慌忙从腰间掏枪，店老板却十分镇静，伸手示意不要掏枪：

“您不要紧张，我也是共产党人。”

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尤海依然没有放松警惕。

“我问您，您知道‘飞龙’票吗？”

“当然知道。”

“那么您一定知道，这套邮票的珍贵之处。”

“当然知道。”

“我手中有一套‘飞龙’票，准备无偿地送给您。”

“无偿地送给我？”尤海根本不相信，一位素昧平生的波兰人会把千金难买的“飞龙”票无偿地送给中国一个极普通的工作人员。

“是的，无偿！”

“为什么呢？”

“因为您是中国人，这套邮票应该归还给中国的集邮家。”他的语气十分坚定，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本来我想在波兰和中国都获得解放的时候，亲自送还给中国人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似乎很惋惜，但尤海不明白他有什么来不及的事情。

“您知道，我已经被德国鬼子发现。现在商店的四周布满了岗哨，他们随时可能把我抓起来，投入魔鬼深渊似的集中营。而这套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珍贵邮票也将落入他们的魔爪。那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您，不知您……”他的目光中充满了热烈的期待。尤海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冲过去，紧紧拥抱住这位可尊敬的波兰人，感谢他对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

“谢谢您！谢谢您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不知什么时候，两滴滚烫的热泪涌出眼眶，落在

波兰同志的肩头，这位波兰同志感慨地说：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尊敬她；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热爱他们；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我应该把归她所有的‘飞龙’票奉献给她！”

尤海当时象个呆子一样，只是不住声地说着“谢谢！”“谢谢！”竟连他的名字都没有问。

正当这时，楼梯上传来刺耳的马靴声，波兰同志机敏地对尤海说：

“‘飞龙’票在这本中国邮册中，德国人问，你要一口咬定是你的；这本波兰邮册是你要买的货。”他的脸色瞬间变得严峻起来。

“我记住了。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解救您呢？”

“保住‘飞龙’票要紧，千万不能让它落入德国强盗的魔爪，他们是扼杀世界文明的罪魁祸首。”

刺耳的马靴声更近了。波兰同志狠命地推了尤海一把，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命令道：

“马上到柜台旁去！”

尤海明白了他的意思，迅速来到柜台外，波兰同志大声喊道：

“我不要马克①，我要波兰的兹罗提②。”

“先生，您开玩笑，我只有马克，没有兹罗提。”

注：①马克：德国的货币单位；②兹罗提：波兰的货币单位。

“没有兹罗提，你就休想把这本波兰邮册拿出我的商店。”

“能否宽容几天？”

“几天？几小时，几分钟都不成。”

“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

“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又不是我去请你，我当然有权利提出条件。”

“唉——多好的波兰邮票，只好作罢了。”尤海故作惋惜之态，给已经走上楼的德国兵听。

“请便。”波兰同志以老于世故的商人口吻，回答着尤海的“惋惜”之谈。

“那么我的中国邮票你是否肯收购？”

“我已经重复过几遍，你的邮票虽然算不上什么珍品，我还是愿意帮帮你的忙。不过，我只有兹罗提。”

“又是兹罗提，让兹罗提见鬼去吧。你难道一个马克也没有？”

“哪里的话，不多不少，还有五个马克。正好做我的安葬费。”

“岂有此理！留着你那五马克去做安葬费吧！”

说着，尤海把那本波兰邮册重重地放在柜台上，而后拿起那本精巧别致的中国邮册，拂袖而走。那几个希望从他们的交易中看出些破绽的德国官兵大失所